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者 枕戈半月刊
編輯者 劉 豁 然

枕 戈

第一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出版日 五月二十日

蔡元培題



本刊每期售洋一角全年
本埠二元外埠二元四角

本社已遷至北河南路圖南里五百四十二號中和印刷公司

枕戈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言論	最近世界列邦之概況——(五)新德意志(下).....	豁 然
▲筆記	異辭錄(續).....	天 渾
▲小說(長篇)	長安新夢記(第七回).....	盧 天 白
▲藝林(詩)	潼關.....	天 白 輯
	暴雨.....	陳 石 遺
	雁游雜詩.....	釋 戡
▲學圃	習靜軒筆記.....	林 子 有
	遠碧樓經籍錄卷二.....	天 渾
	說文解字集注.....	枕 戈 社
	珂瓊版照片本期暫停(下期照刊)	鄭 師 許
▲國外通訊	紅海舟中國宴記.....	鄭 師 許
▲說林	日本漢學家眼中所見我國平民文學發達的障礙.....	天 渾
	先秦時代之女子文學.....	鄭 師 許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資本 國幣五百萬元

公積 國幣八十二萬八千元

特權 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

業務 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保險 附設永甯水火保險行

總行 天津英租界領事道四號

上海分行 北京路三八號

上海儲蓄部 南京路三五五—三五七

虹口支行 北四川路一三〇

西區支行 靜安寺號七八四

南市支行 東門路九三號

法租界支行 西新橋五六三號

南京 揚州 鎮江 通州

各 蕪湖 安慶 青島 濟南

埠 大連 遼甯 蘇州 無錫

分 常熟 杭州 北平 天津

支 唐山 秦皇島 漢口 九

行 江 南昌 長沙 威海衛

哈爾濱 甯波

京 南

揚子麵粉有限公司廣告

本公司聘請化學粉師悉心研

究特製揚子龍馬等商標頂上

麵粉質料精良脂肪豐富粉色

純潔分量準確發售以來有口

皆碑如蒙

賜顧請向南京下關三汊河本

廠接洽竭誠歡迎

總事務所 上海天津路

同吉里

分銷處 鎮江 蕪湖

安慶 揚州

大通 蚌埠

無錫

言論

最近世界列邦概況(五)

劉豁然

新德意志下

(六)魯爾區之佔領與道威斯計劃之成立

法比政府。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宣佈因德國不履行賠償義務。故特派一管理員赴魯爾。此即爲有名之魯爾區佔領之開始。法比軍隊抵魯爾後。遂施行嚴厲之軍法裁判。先後因不服軍令而被驅逐之德人達十四萬七千人。(魯爾區全數市長幾乎盡被驅逐。)且禁止魯爾區任何之原料輸入德國。一面又竭力榨取資財。法比軍隊。即將所有劫奪之利。輸入本國。據法人自承佔領第一年獲淨利四萬八千萬法郎。

自法比軍隊佔領魯爾後。德國即停止支付一切應付而未付之賠款。魯爾區德人皆不聽法比駐軍命令。官辦電報。不與駐軍傳達消息。境內鐵路停車。以阻礙駐軍運輸調動。各報又拒絕爲駐軍發表一切命令。鑛工亦不肯爲法比軍隊採掘煤礦。境內鐵路工人罷工者十七萬人。法人勉強以兵士一萬二千五百人代之。柏林政府對於因反抗法比聯軍而停工失業之德國國民。一律給以津貼。又通過種種法律。禁止德人對法比聯軍予以任何助力。此誓死抵抗支持六月之久。結果仍不得不出於退讓。於此消極抵抗期中。德政府曾請求協約國組織國際專家團體以研究德國支付力量。初爲法比所拒。後亦勉強同意。組織一委員會。以研究一般問題爲範圍。迫德人消極抵抗政策正式放棄。英政府於九月間商詢法美兩國。是否願意共同設法審查。以決德國賠償能力。賠償委員會之

組織也。共有委員五人。英法美意各一人。其他協約國一人。美國始終未曾派員參加。唯賠償問題與戰債有密切之關係。美爲戰債唯一債權國。英政府是以必欲設法捲美入歐洲漩渦。美對英要求當經接受。而法國提出條件。以此種審查。無論如何。決不能減少德國賠款總額。美國以此等限制。將使審查計劃毫無價值。不表同意。然自魯爾區佔領後。財政與政治之不良狀態。使法不能不改變態度。於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賠償委員會設置二專家委員會。(一)道威斯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能使德國收支平衡。並設法使法國金融穩固。(二)麥根那委員會。專門考查德國輸出國外資本總數。並擬議收回德國之方法。於一九二四年四月結束成立道威斯計劃。發表公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德國應付賠款十萬萬金馬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十二萬萬二千萬金馬克。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十五萬萬。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十七萬萬五千萬。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二十五萬萬。以後即以此數爲正規年額。此項賠款來源共分四部。(一)政府之收入。(二)運輸稅。(三)德國產業債券。(四)德國鐵路債券。政府收入爲關稅麥酒稅烟草稅糖稅及酒精專賣。政府收入及運輸稅歸稅收監察員管轄。二債券則由二公債信託員分別管轄。任務爲監視二債券之五釐年利及一釐減債基金之支付。鐵路公債信託員可直接委派半數以上之監理員於德國監理委員會。此委員會之外國監理。又須指派一鐵路監察員。巡視全國鐵路。此外改組德國國家銀行。發行鈔票。限制貸款與政府。並設置一監督局。監督局委員半數爲外人。如此德國之財政實業。成爲共管形式。另有一賠款總監理。關於賠款之支付。仍須交換外幣。又恐影響幣價。遂成立一轉賬委員會。即以賠款總監理爲主席。有權停止賠款之支付。以防止金融恐慌。一九二四年七月。於倫敦召集會議。德國於協約國簽訂協定。實施道威斯計劃。法比

尤於一年後撤退魯爾駐兵。屆期法比宣言完全實踐。且解除對魯爾之經濟束縛。德國經濟狀況。始覺稍有起色。不能不歸功於史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調和政策之成功也。

(七)互不侵犯條約之簽定與德俄密約之效果

法國於和約簽定後。即努力於安全保障問題。曾屢欲與美英意等訂立軍事同盟。終因循而未果。德人觀於此。遂乘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之撤兵問題。而通牒英法等國。通牒內容。(一)萊因有關係國英法德意比訂一互不侵犯條約。(二)訂一概括之仲裁條約。(三)同樣之仲裁條約得由德國與願訂立之國家訂立。以解決法律及政治之爭議。(四)訂一協約明白保障之萊因國境。及凡爾賽和約武裝解除條款。(五)將來如有世界協定則保障協約可以包入內在。此五項條款。最重要者為第四款。德國已明白表示對西方國境。決不依任何方法改變。此不啻言德國將永遠不想恢復割讓於法比之領土。至東方國境。則約以不用武力變更而訴諸和平方法。此約經英法德意比五國法律專家討論。起草萊因條約。專家會議結束後。旋於九月十五日。法政府致一照會於德政府。請德外長參加各關係國外長大會。正式討論保障協約問題。於十月五日在羅卡諾 Locarno 開會。除英法德意比五國外長外。尚有波蘭捷克兩國外長。迄十六日議定下列各項文件。(一)最後議定書對於協定及其他條約為一般之說明。(二)七國代表簽字(一)互障協約。保障德法德比間之領土現狀。(三)關係國代表簽字(二)德法德比德波德捷之仲裁條約。(四)對德共同照會。聲明英法對於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義務與意見。此次會議。德於西方國境雖有絕大之讓步。但科倫撤兵。即於是年十一月開始。(此外會議中與德國內對於此事起初均有糾紛爭執然終得安然解決)

羅卡諾 Locarno 會議之結果。德國於一九二六年九月。正式加

入國聯。是年三月。德國召集一特別會議。討論此事。德國之聲請書有四點甚堪注意。(一)德要求為國聯理事會常任委員。(二)德國武裝已解除。不能履行聯約十六條之義務。(三)絕不承認為大戰之禍首。(四)德國希望能夠切實參加國聯之委任統治工作。(德人蓋欲於委任統治名義下恢復殖民地)因德人之要求為常任委員。遂引起波蘭西班牙巴西之野心。皆欲得常任委員一席。結果理事會祇准許德國一席。而非常任委員則由六席增至九席。經過相當之波折。德國終於正式加入。

當國聯行政院討論德國加入問題尚未決定時。德國突然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與蘇俄締結一種中立條約。此條約載明兩國彼此保持友誼關係。以保障政治或經濟上種種重要問題之互相諒解。並聲明締約國之一方。無故受第三者之侵略時。他一方即善守守中立。復載明兩締約國外之國家。如聯合向締約國之一方作一種經濟絕交之危害時。他一方決不參預此種聯合。德外長並附帶聲明。如國聯中有單獨對於蘇俄有不利之舉動者。德國必竭力反對。初德俄兩國自拉巴馬條約締結以來。兩國經濟關係。漸趨密切。但蘇俄駐德之商務代表。暗中在德政治上活動。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德人會查抄蘇俄駐柏林之商務代表總辦事處。並施檢查。一時俄德關係緊張。俄人提出嚴重抗議。並閉鎖柏林卜塞漢堡三處之代表辦事處。因兩國經濟關係密切。兩國舉以妥協態度解決。此事於是年七月二十九日簽訂草約。對於此次糾紛之處。理即包括在內。德國承認道歉並賠償蘇俄所受之物質損失。蘇俄亦聲明決不參預德國內部之政治活動。是年(一九二五)十月。復訂正式商約。德俄國交。遂覺更近一步。

羅卡諾 Locarno 條約與德之加入國聯。在一般人眼光視之。將以德為加入反蘇俄之聯合。實則不然。德人之復興政策。東西並重。故於國聯加入未決定時。即與俄人簽訂條約。使俄人不致疑

爲加入反蘇俄聯合。而有損於二國之邦交。如此德國可不致感覺孤立。而一方面使英法比知德國決非受人利用。或可以受任何一方之挾制者。德人於國際間之人格。亦因此而提高。德人之獲常任理事。未始不由於此。

此外協約國對於德人之土地馬克亦極力設法維持。道威斯計劃成立後。改組國家銀行。發行國家馬克。至一九二八年。德國國內經濟。已較前穩定多矣。(按此段本宜插入道威斯計劃成立名目下惟與德俄密約亦有相當關係爰置於此以備讀者之參考)

(八) 楊格計畫之成立與經濟國難之奮鬥

德國於實施道威斯計劃後。一九二四——二九年上半年。於經濟上所獲之效果。爲生產恢復。失業與破產減少。物價低廉而貯蓄量增加。總而言之。此時期堪稱爲德國經濟繁榮時期。於此可見德國人民努力之一般。再者德國於實施道威斯計劃五年之間。未曾延誤繳款。但事實上德國已吸收鉅額外資。雖將政治賠款化爲商業外債。然德人之負擔並不因此而減輕。道威斯計劃。亦未曾規定總額。仍以協約國於一九二一逼德國承認之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共額。如以年息五釐計算。卽爲六十萬萬馬克。道威斯計畫年額二十五萬萬尙不及其半數。則德國之債務。將永無清償之一日。又萊因駐軍已將十年。德國並須負擔費用。和約雖規定十五年。德人則熱望提前撤兵。其能否達到目的。亦全以賠償問題爲標準。德國遂提出修改賠償方法之主張。於一九二八年九月。英法德日比意六國代表會於日內瓦。得下列之決議。(一)正式開會磋商德首相請求之提前撤退萊因駐軍。(二)賠款現澈底解決。欲達到此目的。須組織一財政專家委員會討論。委員由六政府任命。(三)組織一保證於協調委員會其組織任務目的與年限由各國政府商定。第二次之委員會。美國亦加入。遂有七國委員。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集會於巴黎。以美代表 Owen D. Young

(卽楊格)爲主席。草案提海牙會討論。與會者十二國。十一國代表均贊同。獨英人以此計劃於英之損失太大非撤消不可。結果由比代表週旋。每年補給四千八百萬金馬克。楊格計劃。遂安然通過。第二次復討論德國如不履行此項協定。則債權國可向國際法庭呈訴。法庭之判決。如不直德國。一切債權國可自由行動。此決議引起德人反感。常謂海牙第二次會議之決議。滅殺 Locrano 條約之精神。

楊格計劃之內容極爲冗繁。現以簡單之方法敘述於下。(一)賠款總額規定三百八十萬萬另一千七百萬馬克。支付年度。爲五十八年。又分爲兩期。前期三十六年另七月。此七月。卽爲道威斯計劃與楊格計劃之過度時期。前期每年平均支付十九萬萬八千八百八十萬馬克。後期每年平均支付十六萬萬至十九萬萬馬克。前期中十年之支付。總額爲一百八十六萬萬馬克。(二)設立國際清償銀行。資本總額定爲四萬萬馬克。使賠償性質爲商業化活動。賠款之擔保。則由該行管理。由該行分配於應得賠款各國。該行前期中之利潤。取出一部份。作爲後二十二年之支付。(三)賠款分有條件無條件兩種。有條件者。復分爲馬克之支付與以貨抵償兩種。此兩種賠款。如德國發生經濟最危急時。得於十日前通知。可延期兩年。無條件者以外幣支付。並不得延期。總額爲六萬萬六千馬克。(四)賠款之資源。以鐵路公司收入。作無條件部支付之用。又以歲計剩餘作有條件部支付之用。兩者均以鐵路爲擔保。

道威斯計劃與楊格計劃之比較。其優點如下。(一)道威斯計劃未曾規定總額年限。楊格計劃則規定之。(二)楊格計劃初期應繳年額。較之道威斯計劃。約四分之三強。平均應繳年額約爲道威斯計劃五分之四。(三)道威斯計劃使德國財政陷於國際共管之勢。楊格計劃取消此項機關。而以二國際銀行代替。並恢復德國大部

份之財政自主。更重要者是楊格計劃改賠款為商業化動產化。此外
黨因撤兵。雖非計劃之要部。然英國亦允許一九二九年九月開始
撤兵。法國允許於是年六月前撤盡。較諸和約規定已提早五年。
德國經濟方始有轉機。突然又轉入一新恐慌時期。此次恐慌。原
因於世界之不景氣。往日各國在德之外資。紛紛被債權人提取。
德既負鉅額債款。生產指數。又繼續跌落。失業工人逐漸增加。
一九三一年。失業者有六百十二萬七千人。此種變端。當以一九
二九年七月為關鍵。德之經濟情形。因債務之負擔。物價之低落
。交換之限制。信用之損失。關稅之障礙。種種事件。陷德國財
政於絕境。幾已瀕於破產。德政府與國民均計為經濟國難已至。
政府曾擬五項救濟方案。分別試行。保持國內資金總額。(一)保
持國內資金總額。(二)改正物價或整個整理物價機構。(三)利用
一切可利用之稅源。(四)恢復政府信用。(五)用外交方法請求修
正楊格計劃。最後一案。尤關重要。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德政府乘美
國駐德大使返國之便。以一救濟德國經濟方案。帶往美政府。經往
返數度接洽。美總統 *Kellogg* 發表延債宣言。其要點有五。(一)美
政府自七月份。政年度起。將展緩各國對美債務一年。唯各主要
國家間。亦須同樣展緩一年。(二)上次舉動之目的。在給予世界
一恢復經濟之機會。且幫助美國已經發動之勢力。使免受國外之
阻礙力。(三)聲明賠款問題。與美洲無關。(四)聲明戰債不取消
。不過暫時延付。(五)因軍備競爭。可以助成經濟之蕭條。希望
來年二月軍縮會議得有解決。美政府之意。在美對各國延付戰債
一年。則各國對德亦可展緩一年。殊不知法之目的。適居於相反
地位。法必欲使德國陷於絕境而後已。故法之覆文擬議二條件。
(一)不侵犯楊格計劃。(二)無條件年金照付。但可以借款貸於德
國及中歐困難國家。美卒致一強硬之電書於法。謂法若單獨行動
。則法對美之債款亦須照付。法因此而讓步。然倫敦會議所延之

期。僅允延緩楊格計劃中有條件年金內現款部份。以貸代償部份
。仍須照付。無條件年金。繼續償付不停。德國要求改為公債式
借款。亦不過短期延付三個月。故德人此番掙扎。所獲甚微。
事實是事實。決非理想所能解決。一年之期屆。而德國更重之負
擔。尤足以促進經濟危機。是以歐洲各主要國之政治家。往返磋商。
相屬於道。而倫敦會議之決議中有請國際清償銀行組織一委
員會。研究德國經濟現狀。商定延債辦法。此委員會之決議書。
曾警告各關係國。迅速施行援助德國穩度危機之必要方案。切勿
因循生誤。以致各國感受影響。又切言德國宜限制入口品而增加
出口品以鞏固幣價。德國於此書發表後。希望於胡佛計劃終結之
前。召集會議。討論修改楊格計劃。並希望美國出面召集。但美
國傳統政策。認賠款問題為歐洲問題。胡佛宣言曾明白表示。對
德國之希望。當然不願有所動作。德國不得已於十一月下旬。致
一電書於國際清償銀行。要求召集楊格案顧問委員會。討論修改賠
款問題。此會於十二月七日召集。結論有兩種甚為重要。(一)承
認世界經濟恐慌。決非短時期所能終了。經徹底研究後。宜稱德
國按照楊格計劃一九三二七月開始之下一年度年金延緩部份無力再
付。(二)覺各國應將一切債務按比例削減以恢復信用。當時形勢
。美對戰債不願放棄。法亦不肯放棄賠款。德國所希望修改楊格
計劃問題。陷於僵局。英國欲打開此僵局。乃提議於一九三二年
一月在 *Lausanne* 洛桑再開賠償會議。各國均接受。但因德法主
張懸殊。故原定開會日期一月二十五日。未能舉行。然卒賴英人
之努力。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開幕。
(九)洛桑會議德國奮鬥之成功。
此次洛桑會議參加者十有八國。討論結果。(一)對德協定。
(二)關於德國之臨時辦法。(三)對於德國以外賠償決議案。
(四)關於中歐與東歐之決議案。(五)關於世界經濟財政之決議案

。(全文參閱本年國開週報會議詳細經過見本年各種報紙)對德協定內容凡十一條。係由德政府以五釐還本債券三十萬萬馬克。交國際清償銀行。發行日期約在三年以後。如市場情形容許其發行。又須在九扣以上。利息五釐。基金一釐。如十五年後不能發行。即予以取消。明言洛桑會議之成就。為賠款之完全結束。且等於宣告楊格計劃廢止。故上述三十萬萬馬克債券即為德人最後一次之付款。並已不名為賠款。對德臨時辦法內容祇三項。關係最要者即規定德國按照楊格計劃應付之款項。繼續延付至本約生效時。或德比意日英法各國中任何一國政府。通知各關係國政府。不能批准此約時為止。德人希望雖尚不能遽慶圓滿。然其脫羈勒復元氣之大體固已定矣。

(十) 結論

是會成功之由。固英相麥克唐納。法總理赫理歐。皆具遠大眼光。瞭然於歐洲經濟是整個問題。一國有崩潰之憂。全歐俱受影響。故對於德意志十三年來嚴酷束縛。毅然予以自由之機。然尤在德意志全國上下。實行其以新嘗陳刻苦自勵之方略。團結其內部以應付外交。不特一二政治首領能忍辱負重。持其強毅之志氣。運其精銳之手腕。即其舉國人民於國難期內。無不憂國苦家。數年以前。游德者常聆其人民相與告語曰吾輩且及子孫皆為奴隸不知至何時始畢。痛哉斯言。宜其朝夕淬厲而思得一生活之門也。柏林市中。人民終日皇皇碌碌。以努力工作。努力獲利還外債為前提。與巴黎市民之優閒暇豫適成一反比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收穫之可驚。益見其耕耘之作苦。吾國年來。雖多國難。然以視德意志已頻危殆者。則所謂患在肢體而未及於腹心。氣血雖衰而元氣尚未斷喪。國人上下。果能痛除積習。力圖自強。亡羊補牢。固未為晚。吾非故作樂觀而疑於苦不自知之蔽也。彼德人自大戰結束而後。喪其土地。獻其寶藏。出其牲畜。加以無窮之

歲幣。不可計數之虧耗。在仇之者觀之以為日耳曼人。已墜於冥冥之深淵。歷萬劫而不復矣。乃經十數年之奮鬥。竟能出死入生。返危為安。始則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終且一躍而脫於網罟。將又凌風高翔不可復制。斯豈易躋而可以幸獲者哉。無他。在其人人有愛國之忠。有自強之志耳。吾國今雖見陵於外侮。然所喪失與所受之痛苦。不敵德人千萬分之一。而竟皇然無策。束手待人宰割。或且廢然厭世。步武靈均信陵一流。是誠所謂自暴自棄者矣。然則吾人將若何。曰以德意志近十三年之奮鬥為師而已。蓋日耳曼民族之堅忍強毅。誠足為吾人之圭臬者。故吾於下篇。更論奧地利亞。

筆記

異辭錄(續)

天渾

阮文達公大者眼鏡詩。首二句云。四目何須爾。重瞳不用他。時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減。頗以老健自喜。閱詩大喜。拔置第一。文達因是驕躡顯貴。出膺疆寄。入贊綸扉。躬際太平之盛。晚歲優游林下。壽增耄耋。每逢慶典。屢沐恩施。儒臣之福。莫與比倫。皆一詩之功也。蕉窗隨筆謂其諂事和坤。授以意旨。因屬諛謗之詞。然公以詞臣在朝。焉知宮禁細節。縱非有意刺探。其聞諸內廷行走親近之臣。固屬當然之理。和相既有師生之誼。聖躬康泰。平時自宜談及。適逢其會。形諸歌詠。遽邀上賞。乃事實之不可諱而不必諱者也。光緒壬辰。潘文勤公為總裁。相傳有鐘鼎關節。亦是類而已。

皖省科甲門第。遜於江浙。然於學問淵源則較爲早。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在雍乾時代。頗開風氣之先。咸同之際。文化漸於南服。鄭子尹之流。學問精澁。足以媲美前修。子珍曾受業於程春海侍郎。侍郎。歙縣人也。徽州一府。經學輩出。舉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靈泉劉海峯姚燮傳三先生。以文章鳴。歷城周書昌編修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爲極盛時代。明東。東樹。稱姚氏高足弟子。再傳而得存莊。名節足多。後先輝映。摯翁就湘鄉曾氏求學。於姚氏爲私淑。講學最久。名重東北。爲桐城人物之後勁云。

國初人解經。引經注之別見者以示其精。而案頭不可少之書。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經。引經文之他見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同時之儒者。或專攻小學。或避而考予史地理。各有所長。自經籍纂詁出。爲訓詁之淵海。自皇清經解出。爲經典之集林。自敷文閣刊方輿紀要。於地志一覽無餘。自廣雅堂輯史學叢書。於諸史各家咸備。於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廢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學風一變而爲鐘鼎石刻。作於奇炫異避熟就生之計。經史大義。置之度外。再變而爲宋元舊板本。朽腐復化爲神奇。趨時之士。各手一編。求其歧異之處。若國史館之校對官。若書班房之對讀生。不知學問爲何事矣。世道愈趨愈劣。至於如此。等而下之。譯書亦然。海禁開後。士大夫稍稍講求新學。五臺徐松龜譯瀛寰志略。無錫薛叔耘作爲續編。侯官林文忠譯四洲志。邵陽魏默深益以歷代史書。及明以後島志。鉤稽貫串。而爲海國圖志。其後譯局盛開。京師之同文館。上海之製造局。以及教會附設。如廣學會益智書局之類。譯出西籍。不下數百種。鴻章鉅製。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輿動植物理化之類。何莫非專門之學。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語矣。至抄撮之教科書。猶之乎往日高頭講章。不在著述之列。當作別

論。

越縵堂日記。近日頗有盛名。常瀏覽一過。記之如下。

蕘客記所讀之書。全無宗旨。嫌其太雜。經史子集。無一不有。讀之未畢。隨手札記。難免首尾不貫。如經學之禹貢錐旨。尙書古文疏證。詩毛傳疏。左通補釋。左傳賈服注輯述。小學之駢雅。說文佚字。史學之紀載類篇。野獲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紀年。南渡錄。金石學之金石史。石墨鐫筆。別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經堂遺書。焦氏叢書。蛾術堂全集。景紫堂叢書。多長篇巨帙。或專門名家。在他人畢生精力所在。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評語。謂之讀書。孰能信之。最可笑者。叢書目錄。抄寫多種。連篇累牘。視爲珍秘。甚至摺紳錄亦刪節記入。無復著書之體。同光以來。文人不篤志於學。咸以書籍作談柄。爲欺人之計。悉是類也。

點閱之書。日記中僅見三種。一周禮注疏。一吳梅村集。一戴東集。卽一二日卽止。揆厥情形。恐未終卷。又一日讀杜氏春秋經傳集解。于惠氏馬氏焦氏補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實。邵氏南江札記。王氏經義述聞。邵氏規過持平。同時並進。一日而終。雖精力過人。恐無此理。

論誠字工夫。須自然不須逼促。惟學問之道。苟非上智。無不從勉強而行之始者。蕘客平生近於放浪。皆此說誤之也。蕘客於小學。未識門徑。始識陳珊士孫蓮士作字從篆體。同治五年四月以後日記。摹仿說文。則誠之謂何。謂洒墟之墟。史記作鑪。漢書作盧。按盧爲本字。鑪墟爲後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論。謂天數一。故引伸爲燁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從壹。且誤壹爲壹。益生紛糾。爰山詩話據博古圖。單疑生卽散宜生。按單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記。其邑人陳致英之書契原指。莫非自說。津津樂道。尤爲無識。

讀史札記。較有可取。然多單辭片證。蓋於頃刻之間。逐卷尋覓而得之。非若王西莊趙雲崧輩。有所見而錄之。積少以成多也。明季雜史。略有考據。亦皆細故。無關宏旨。謂柳如是歸錢牧齋。後遇宴客。仍出勸觴。雖載全紹衣鮎埼亭集。及計六奇南略。抑何足記。謂梨洲涂澤學術以相炫耀。苦貧。不免請託。以冀沾潤。呂晚村託買祁氏書。梨洲擇其奇秘者自買。而以其餘歸晚村。梨洲晚年。燭籠上題召試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徵辟博學鴻詞。陸清獻與呂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鈔本國初人傳。雖不知其真偽。然何必隱善揚惡。讀國朝人集。常數十種。不倫不類。莫名其意。詩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見。姑不必論。至近人詩詞摘句圖。不免明季山人之習。數數見之。尤足令人生厭。然在此書中猶爲上乘。蓋蕘客一生學問。惟詞章差強人意耳。生性好揭人短。論經學則以焦里堂爲偏謬。論古文則言方姚之陋。詆曾文正之未純。而茅鹿門並不菲薄。可謂別有肺腸。臧氏釋經文集。有妻服職。引禮君爲貴妾服總。以貴妾爲妻長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誠有未妥。辰嘉生公子樂。又爲秦女五人之一。而趙盾謂之賤。則妾之稱貴。不以有子。亦不因姪婦。明矣。蓋喪服之制。論其報施而已。本無親疏貴賤之別。故子爲父三年。父亦爲子三年。夫爲妻三年。妻亦爲夫三年。同爨互爲總。卽君臣主僕。初無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雖書缺有間。其詳不得而聞。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爲母服三年。則妻于夫在。亦必不爲子服三年。君爲貴妾服總。則貴妾亦必爲君服總。君不爲他妾服。則他妾亦必不爲君服。蓋君貴則貴之。君不貴則不貴。此可斷言者。蕘客泥于貴妾爲姪婦之說。以妾服爲後世所不應有。謂臧氏之譏獻媚于阮文達之死妾。何其誕與。於時人謾罵殊甚。謂左補陰爲毒昏。李高陽爲要結取名。閩朝邑

爲獸心狗冠之徒。張南皮爲僉王禍首。張豐潤爲妄人。爲宵人。陳聞縣爲輕險之士。又謂南皮豐潤爲鼠輩。閩縣之勁張靖達。爲狐狸狐搯。王湘綺爲江湖僥倖。吳憲齋爲吳下書畫清客。趙搗叔爲妄子。于晦若爲風狂。周氏兄弟則稱爲周蠅。猶以爲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楊海琴。鮑子年。何子貞。李山農。陳壽卿。吳平齋。皆致不滿。或加醜詆。適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嘗合一時之人而論之。謂嘉慶以後。學者游談廢務。奔競取名。於光緒十年政府易人。則曰易中驪以驚產。代廣蕪以柴劫。於朝臣。則曰大臣非閭陋則偏復。小臣非鄙猥則誇張。可謂一網打盡。又嘗合一處之人而論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無一可用。曰。江西無學者。曰。杭人之詩。以江湖塗抹爲事。曰。吾鄉粵逆之變。持節者逃竄。搢紳之屬。輸資賊庭。受僞職毒鄉里者不可悉數。曰。擄竊爲閩人之慣技。曰。顧黃從祀。出於福建子之請。辱斯甚矣。又有擲檢之筆。言張文襄升遷之速。由于日本人致書請見。爲上所知。又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爲合肥太翁入學之師。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其落第之時。叫囂尤甚。指摘瑕疵。不遺餘力。主試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蕘客謂舉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爲。毋亦近於是乎。甚至妻妾爭鬪。無道處之。亦藉口誅筆伐之能。以洩其忿。尤可笑者。姬侍當夕。並入紀載。然則日記將兼爲淫壽乎。相傳蕘客居京師。以日記爲廣通聲氣之用。不如其意。則於日記中貶之。因之借日記者不絕於門。如滬人之讀小報也。潘文勤。乃其師也。不受其節敬。而反贈以金。每至節下。輒問其僕曰。幸老爺款料已送往乎。不爾將踐人。都人至今猶有知者。

小說

長篇小說 長安新夢記（續）

版權保留
請勿轉載

盧天白

第七回 一葉航空夜逢鶴馭 三原入幕小試牛刀

原來邦傑的母親病危的時候。瓊英和玉纖素雲都守在榻前。晝夜不離。蕭太守也鎮日陪著邦傑的父親。和他閒談解悶。邦傑的父親盼望兒子。有時發起急來。嘆氣頓足的懊悔不該給他兒子出洋。蕭太守拿曠達的話勸他。他總是鬱鬱不樂。到了邦傑母親臨憊氣當兒。可憐她嘴裏頭還念著「邦傑回來麼」五個字。但是聲氣微弱得狠。瓊英聽見便含著淚摩著她臨死的瘦冷的手。在她耳邊答道。舅父現在打電去了。不久可以到家的。她歎了一口氣。便溘然長逝了。玉纖素雲都跪在榻前號咷大哭。邦傑父親瞧他老伴去了。也放著高聲哭個不停。蕭太守和瓊英勸歇了春雲。三個人把他架出去。著實的勸解一頓。他方纔收了老淚。便在外面書房疑碧館中作了老鏢下榻地方。蕭太守也陪他在那裏住。邦傑母親的後事。早已預備。一切自依禮制。玉纖素雲成服守孝不提。且說蕭太守陪著邦傑的父親。成日家在疑碧館住著。住了兩天。實在有些膩了。而且邦傑的父親悼亡思子。總是鬱鬱的。沒有一絲興趣。蕭太守是個爽朗的人。如何受得住這種沈悶的空氣。便是瓊英也看出來她父親是十分悶損。她便和她父親說道。這兩天春日暄和。牡丹雖然凋謝。芍藥也快要開了。何妨請舅父到我們那邊看花散悶。這裏有妹妹陪著春妹妹在家。就是有客人來。外面自有帳房先生招呼。也不妨的。蕭太守笑道。也好。便不管邦傑父

親答應不答應。便拉著他出來。坐車回到家來。瓊英早先回來預備茶水酒果。給她父親和舅父賞花。那時湛香園內有好幾畦芍藥。含苞半放。豔麗不讓牡丹。邦傑父親却對花嘆口氣道。這花又叫做婪尾。他是羣芳之殿。今年花事也就完了。蕭太守舉著酒杯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及時行樂。快乾一杯給花慶祝。留他多絢爛幾天。說著便先乾了一杯。邦傑父親也忍不住微笑道。你還是豪興不減當年。瓊英侍坐。看見兩位老人家談得有點興致。便也高起興來。叫丫頭回到房裏。取出一枝玉屏簫來。在花前吹了一套。邦傑父親道。我倒不知道姪女還吹得這樣好的簫聲。使我想起來那一年在終南山夜裏聽的笛子。好像鶴唳龍吟。十分好聽。說猶未了。可怪空中真有一陣悠揚激越的笛聲。破空而來。大家仰頭看時。只見晴雲碧落之中。有一團黑影。冉冉的自空而下。越底越顯。竟是一位道家裝束的人。跨著一隻白鶴。鼓著翼慢慢的要求下來。蕭太守認出他是在終南山裏月下遇著的鐵笛道人。正向上招呼。那白鶴馱著他已落了地。道人離了鶴背。便向蕭太守父女笑著點頭道。令威重來。城郭無恙。你們這幾年對於塵俗的事也醒悟好些麼。瓊英第一個向前施禮道。仙師點化愚蒙。弟子早經醒悟了。但是放心老父不下。蕭太守道。我早有入山之志。只是你們姊妹累人。現在你妹妹呢。便向邦傑父親拱拱手道。玉兒本是你家媳婦。連我這份家私。一總託付老弟罷。瓊兒既有出塵之念。我們父女。便一全跟隨老師入山。也不寂寞。道人大笑道。你既入道。還管什麼寂寞不寂寞。只是你們便這樣隨我去。我這隻鶴也馱不了三個人。而且真個白日飛昇。也狠驚世駭俗。我指示你們一個地方。你們明天在那裏等我好了。邦傑父親先看得呆。這會更聽得出神。聽說蕭太守父女要走。這纔著急。要阻攔他們。話未出口。那道人又說到指示他們一個地方。他想問問什麼地方。便預備和道人施禮。那道人給蕭太守一個紙捲兒。便

騰身跨上白鶴。那鶴撲著翼兒。也蓬蓬的作響。便凌空直上去了。只見鶴尾巴後邊煙氣直冒。好像一朵青雲。擁著道人去了。邦傑父親悵悵的望了一回。便問蕭太守道。你們真個去麼。到底往什麼地方去。須帶我前走一遭。下回我好找你。蕭太守笑道。好在今天還不走。明天你來送行。我再告訴你罷。瓊英已自進去收拾東西去了。邦傑父親一個人。悵悵然的坐車回來。告訴玉纖和春雲。玉纖急得要連夜家去。春雲道。你穿著重孝。怎麼好回到府上去。明早在母親靈前燒香稟告過。把孝衣暫且脫下。回去。也不遲。玉纖只好忍耐著。待至明天一早。便跟著邦傑父親。各坐一輛車子。回到家來看時。只見家人迎上來說。老爺帶大小姐剛纔出去。說舅老爺和二小姐來時。教請到園裏頭書房裏坐。玉纖便請邦傑父親向湛香園裏書房中來。只見蕭太守平日寫字桌上。放著一個信封。上面寫著留付玉兒拆閱。玉纖拆開看時。只見寥寥幾個大字道。

余與爾姊已入山去。所有盡付爾收。爾善事若翁。勿以我爲念。玉纖這倒個個急痛傷心。大哭起來。跟進來的家人媳婦和丫鬟。都上前勸問。邦傑父親大略的和衆人講起蕭太守要入山修道的事。並吩咐衆人在外邊不要混說。人家問時。只說出外游玩。不久便回來好了。玉纖這一來倒覺得舉目無親。略將上房裏東西收拾收拾。只好還跟邦傑父親。回到黃府來。她家裏交著老人家看守。丫鬟和年輕的媳婦。都帶過這邊來。說是幫忙喪事。過了一天。玉纖還求著邦傑父親。帶她出城。到香積寺和山裏。找了一回。只見青山依舊。古寺深幽。但是杳無蕭太守和瓊英的踪跡。玉纖還哭了一場。坐車回來罷了。邦傑父親也覺得十分悵悵。只是阿敏兒跨著車轆。倒與致勃勃的。還要攬撥邦傑父親。去到皇子波烏莊頭家裏去打尖。給邦傑父親罵了一聲糊塗小子。方纔不敢再說。但是他也沒有來時與致了。回到家來。他還在車蓬後面。

拿出一大紮山花兒。送與小碧。小碧便把一半獻與春雲。玉纖道。怪道阿敏滿山的跑。原來摘這許多花。可憐我家裏芍藥開了。也沒有人看了。說著便又要哭。春雲道。明朝叫阿敏去摘幾朵素淨的來插瓶。只是妹妹別要再傷心了。姑父和姐姐。都是看破紅塵。而且有仙人引導去了。准定是長生不老。將來總還有機會回來看我們的。不比我母親她老人家是與世長辭。和我們是水無見面之日了。說著。忍不住便哭起來。玉纖倒反轉勸她一遍。從此邦傑家裏的事。便是玉纖陪著春雲管理。邦傑父親本來是終日看書。不大管家務的。這會仍舊清閑。靜靜的在凝碧館裏。去研究他的舊學。宋版的五經。和通鑑。也圈點好幾卷了。他老人家倒能這樣的消遣悲懷。不過想著兒子還未到家。心中總有些發愁。鐵笛道人在鶴背上。照這樣還加詳細的告訴邦傑。邦傑聽著。又是悲痛。又是驚駭。若不是飛機座位上有根軟皮帶子圍著他。他幾乎從空中一個筋斗翻了下來。那道人說了很長時間。穆蕭博士却苦於一句不懂。只靠著他的白鶴做引導。默默的司著機舵。向前面飛。邦傑在機上定了一回神。便拱著手苦苦的懇求道人告訴他。現時蕭太守和瓊英所在。那道人笑而不答。後來給邦傑苦求煩了。方纔說道。你們將來自有見面之日。現在快到長安了。你關照你的先生。把機飛低些。前面是咸陽古渡。渭水兩岸。都有平坦的草地。飛機降落。很妥便的。邦傑便告訴穆蕭博士。把飛機高度降低。只見城郭隱隱。面前却是一片芊綿綠縹的草地。中間夾著一條淺淺的河流。狼平靜的流著。似一條玉帶一般。飛機便緩緩降下來。邦傑走下草地。方要拜謝他的先生。只聽蓬蓬的幾聲。飛機早騰了起來。仍並著鐵笛道人所跨的白鶴。一陣向東去了。渡頭不遠。便是渭城。邦傑走到那裏雇車。恰巧走到商免兒家裏一座飯舖門前。那塊老活招牌油白菜。正坐在門首拿一根鍍金耳挖。剔牙齒。把一隻瘦小尖鬚套著鮮紅花繡弓鞋兒的小脚。

鏡在膝上。臉上雖然略略有些縐紋。但還是粉香白嫩。襯著未曾
明白仍舊烏黑的雲鬢兒。倒顯著半老徐娘十分丰韻。那一雙水汪
汪的含情獻媚的秋波兒。正在溶溶的陵著。忽然看見一位冠玉少
年。穿著外國服裝。十分齊整。是她生平所未見著的美男子。她
一看見。恨不得一口吞下肚裏。吐出來。再慢慢的受用。正在失
神落魄的當兒。只聽西安的口音問她。附近可有車子雇麼。她這
一聽。方纔定定神。亭亭的站起來。一隻金蓮還是向前伸著。是
有意要賣弄她的這寶貴無雙的纖足兒。去勾來賓的賞識。可是邦
傑心中急於回家。那裏注意及此。只聽她含笑說道。阿呀。太陽
已偏西了。少爺。你不歇店。還要趕路。前面是有山路。天晚。
不好走的呵。我這小店還乾淨。不辱沒你這少爺。住了一宵。我
包你下次還想來呢。便稍稍偏著身子。意思是讓邦傑進來。邦傑
被這個老妖精似的一陣鬼混。倒覺得毛骨悚然。心想我是萬里奔
喪。那能停留片刻。便說這裏沒有。我向前面去問罷。說著便走。
這油氏彷彿是到口一塊肥羊。被他脫逃了。如何捨得。便舉起
纖步。要上前去拉邦傑時。邦傑思歸念急。早三步做一步走。走
幾幾家門面。油氏只得停步不追。眼乾瞧著妙人兒去了。還向地
下降了一口道。真倒運。怪不得今天早起。一隻白頸子烏鴉。朝
著叫呢。邦傑一面走。一面左右張望。可有第二家飯店。只聽得
前面一陣馬蹄聲响。原來從市外來了一羣武裝騎士。約莫十餘騎。
大半背著獵槍簇擁著一位軍官模樣的人。迎著面灰塵滾滾的衝
來。邦傑只好向街旁人家簷下。低頭站住。讓他們走過。只聽馬
上有人叫道。那不是邦傑兄麼。邦傑一聽。抬頭看時。原來馬上
那位軍官。是他在北京時候老同學文懷忠。懷忠看見果是邦傑。
便跳下馬來。上前。握住邦傑的手。便問他是幾時回來的。邦傑
便說起在巴黎接著電報回來奔喪的事情。懷忠便道。原來老伯母
仙逝了。但是這裏離長安還有好幾十里。天色晚了。你不用急在

一時。我們同到前面團部裏。你略為休息休息。明天一大早便送
你到省。一面說。一面便拉著邦傑向前走。跟隨的騎士。也都下
了馬。牽著步行。走不多遠。便到了一座關帝廟前。這就是團部
臨時駐所。文懷忠便是這裏團長。讓著邦傑進廟來。只見大殿上
燈燭已明。兩人便在關帝神座前一條棹上對坐下了。棹上點著一
枝高大的紅燭。燭台便向關帝老爺借用的。兩人各談別後經過。
邦傑只沒有提巴黎密司陳的事。文團長說道。老兄你回來正好。
我們總司令仲老先生。愛才若渴。只是常常歎息幕下沒有出類拔
萃的人才。替他參贊戎機。飛書馳檄。老兄可算得適當其選了。
兄弟明天便去告訴他老先生。老先生一定要來徵聘的。邦傑謙遜
一番。又道。我這次是回籍奔喪。暫時還不能就事。文團長道。
黃兄不要拘泥什麼守制古禮了。而且墨衰從戒。古人也是有的。
揚名顯親。方纔可謂之孝。那裏一定在匍伏靈前哭泣躡踵上頭。
說著。那衛士便擺上夜飯來。大盤的野味。香噴噴熱騰騰的。文
團長舉箸讓道。這是我今天打來的野鮮。你嘗嘗好不好。邦傑苦
於不能下咽。要一盃小米粥喝著。文團長却是狂咽大嚼。吃得十
分香甜。那兩個武裝的衛士。站在旁邊看著。也饑涎欲滴。飯罷
。文團長知道邦傑途中辛苦。便把自己一張軟行軍床。讓他睡了。
邦傑真個辛苦極了。倒頭便睡。一覺黑甜。早已東方發白。在
嗚嗚曉角吹個不停當兒。邦傑早已辭別文團長。跨上征鞍。直指
長安去了。到得家門。一路匍伏著哭了進去。撫著母親的靈柩。
呼天搶地的痛哭不止。玉纖是不便勸。春雲也勸不住他。還是他
父親看兒子已經回來。又十分疼惜他。恐他長途乏極。再支不住這
樣傷悲。便拭著老淚。去勸止他。勸他不住。便又嚴厲的口氣責
備他道。你只哭你的死母。就不要老父麼。邦傑聽見這話。只得
銜悲而止。便在家守靈。早晚陪著老父。倒狠解些老人寂寞。到
了滿七。便稟過父親。擇個吉日。替他母親舉殯。舉殯的前一日

便狠風光的開一天弔。弔客盈門。文團長也備了祭筵前來弔奠。並走進靈幃裏邊。和邦傑坐在苦席上。勸慰他。並告訴他。已在仲總司令面前。說起邦傑的人才學問家也。仲總司令羨慕他不得。這會到榆林巡邊去了。回來便要差人來聘請的。邦傑還謝了一番。文團長一直候送了葬。方纔回去。邦傑辦畢他母親的喪事。狠想在家杜門。侍奉老父。以補從前闕失。他和玉織雖然未便在服中圓房。但是已經過門來了。又有春雲替他們拉攏。他倆感情。也比較融洽得許多。玉織也不像從前含羞覲覲了。有時也陪著邦傑品茗清譚。邦傑此時除得想起密司陳和瓊英一死一走。還是不免傷心而外。倒也覺清閑自在。但是人們清閑之福。老天是不容易給他享的。何況邦傑前途。還有許多驚濤駭浪。那裏能容得他樂敘天倫。家園休養呢。不到幾天。果然那位仲總司令。派了一員副官。帶了聘禮。持著一封狠客氣而狠懇摯的書函。聘請邦傑前赴三原總部。去做主任秘書。邦傑看見來意殷殷。狠難辭却。便稟商了老父。決定前去一遭。再緩緩的設法請假回來養親。那知道這一應聘前去。便引起後來絕大的風波。欲知是何風波。且聽下回分解。(第七回完)

藝林

天白輯

暴雨 六月十九日雨勢三十年所無

釋 載

雨聲浩蕩決天河。精涼盈庭掩綠莎。簷溜打窗成急瀑。階流入戶作驚波。幽齋簾冷回詩夢。深巷車停發棹歌。誰共五龍亭上坐。跳珠翻葉滿湖荷。

潼關 陳石遺
潼關形勢雄天下。左右被山兼帶河。函谷咽喉重險在。嶺陵風雨死聲多。三峯華嶽爭回顧。一邏中條足浩歌。肉眼哥舒空百萬。古今丘貉奈君何。

雁游雜詩

林子有

二十四日爲觀瀑之遊先至西石梁洞遂周覽梅雨燕尾大龍湫諸瀑而歸
鴈薄之瀑天下無。奇景乃能羅一隅。嚮晨而出歸已晡。奔走頗念輿夫痛。燕尾太肥梅雨癩。持視大國如勝料。龍湫窈窕真名姝。縞紗蒙面迴清曠。長身玉立雙赤趺。九天咳唾飛明珠。大瀑(在西石梁洞)雄武真丈夫。虬髯壯士張牙須。縱橫騰擲輕八區。高旗大纛臨通衢。萬騎千軍夾而趨。澄潭咫尺不可踰。犯者命直懸須臾。區區甯止沾裳襦。十年縱跡周江湖。開先天目何紆徐。以較彼此殊不如。嘆爲觀止良非誣。積雨連朝黯黯林於。天其以是爲我娛。夜窗落筆追亡逋。彷彿風雨來僧廬。
鴈山有業采藥者能自天柱峯頂緣繩而下去地八十丈進退自如閒以是博微犒是亦泝游統流也詩以惜之
天柱峯高千尺強。一繩寄命猶康莊。觀者膽落色且駭。猿升蟻附如平常。可惜健兒好身手。不向軍前誠羣醜。采藥歸去步如飛。日日烹羊飲醇酒。

雨後重過稷園花已謝矣三疊江韻避前

用字

黃秋岳

春事驚騰百馬糧。爲花吟苦費蘭缸。雨餘如泣銅盤淚。風過真驚玉斗撞。儘與徘徊成洛詠。忍能拋撇逐吳儂。(友人勸作南游)天公若許朝朝醉。拄杖須添幾月椿。(月椿宋錢名)

蟄園牡丹限江韵二首其二

孫師鄭

降嶽漁洋同覽揆。枕流夢得賦沈江。凝香宮豔疑飛燕。獨樂園居謝吟尤。播種宜珍選葉百。催詩待奪錦標雙。太平樓閣歸然在。(百葉僊人太平樓閣均牡丹名見清異錄)福地榔嬛屬舊邦。(蟄園爲福文襄故居)

九日偕兒輩兆豐公園登高

雙井居士

嚴寒風急霜天高。俗愛重九惟嬉遊。交朋零落老寂寞。此樂只許同兒曹。名園豐草尚綠縹。垂柳軟碧千綠縹。蓼花疏紅秋正晚。寒蘆點雪鴻初翔。吳中氣暖節物異。空使羈客心勞切。東籬不見彭澤菊。南市早賣陽承蟹。(崑山陽承湖多大蟹)徑投茶肆呼茗椀。帶履難還看連鑣。浮杯不嫌羊酪粥。釘盤亦有獅蠻糕。樓臺金碧橫晚照。老去詩興猶能豪。蠻箋揮灑自珍賞。底須十手爭傳抄。

廬山雜詩

獨秀閣主

壬申夏末。母親六十生辰。會世多故。父又長逝。先期戒勿稱慶。意欲遠謝俗紛。徜徉山水。余以慈懷高苦。腰脚猶健。乃板輿隨侍。薄遊廬山。藉以消暑。山居多暇。成雜詩二十七首。誌一時之鴻爪。示後代之子孫爾。

牯嶺

魁國山河地。西僑避暑園。經營四十載。點綴二三村。蝶隊隨風舞。花叢傍路繁。儘多家國感。默默共誰論。
憶適之

我上廬山憶故人。故人遊記作前津。可憐佳麗名山上。康殿荒祠祀鬼神。

陶靖節遺蹟

醉石千秋臥澗濱。高風亮節訪無因。而今讀桃源記。到得匡廬說避秦。

得春痕書兼塵天民

(浮生)

白雲疎柳隔齊門。(時駐白雲路)桓幕諸賢士論尊。莊子文章比秋水。故人書札憶春痕。北江風雨催詩卷。南海波濤撼夢魂。着向詞人呈舊草。寒燈雄淚灑黃昏。

廬江凌氏九畹精舍記

高亞賓

高君亞賓。吾皖鳳陽名士。嘗主講法律專門本校國文科。凌實符昆仲。胥其弟子。爲文奇恣類莊子。茲篇不過其文集中小品耳。天白附註

人情不能無所寄。高談圓覺。離相獨執。不着一物。冥然以返於大樞。其爲道爲太毅。然觀於寄。又雅鄭之所繇分。古來勝流嗜好與俗殊酸鹹。或穹思老莊。或鑽貌山水。或流連於亭園花石之間。凡是皆寄也。皆寄之雄者也。嗟呼。上天下界。萬象森羅。其中最大莊嚴備具諸妙者莫花若焉。匪是。則乾坤其殆寡色矣。然葳蕤百草。品格正有低昂。孤山之梅。東籬之菊。皎皎霞外。爲香國魁。其尤上者則妙相蓮花。且庶幾佛德矣。若夫牡丹芍藥。驕紅富貴。已落下風。矧桃李趨炎之每下愈况者歟。蘭爲香草。楚詞以比君子。傳亦言於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研夫蘭之爲物。色清而不綺。香盛而能回。其品格當與梅菊稱鼎足。然梅菊天性孤傲。宜於山林。空谷寒芳。徒甘隱逸。蘭則和光混俗。不阿世而亦不逃世。不媚人而亦不絕人。故一往咸宜。而在人庭除。青

祥止止。至有援是以况人家佳子弟者。然則梅菊與蘭。其夷惠之分耶。凌昔漢澄世好藝蘭。家有九畹精舍。已歷四代。每丁花季。盆蘭數千百本。焚列其中。蓋百餘年如一日。中經兵燹。亦以先人手澤之故。疊加修葺。故今猶巋然獨存。去歲大蘭秋華。小蘭並蒂。倘所謂吉祥者非耶。昔三閭有言。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嗟夫。吾是知凌氏先人之所寄者遠。而其所貽者亦與之俱遠也。

學圃

習靜軒筆記卷五(續)

天渾

非終惟終

詩終風箋既竟日風矣。以既竟二字訓終也。詩漸漸之石。傳終竟也。左僖二十四年婦怨無終。注終已也。書九族既睦。傳既已也。終有既已竟等義。罪而既竟。自不可恕。人有小罪。非管。乃惟終。自作不典。或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管。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終有既竟之義。謂有小罪。非過失。是故犯。自知不法而行之。罪雖小。不可不誅。有大罪。是誤犯。不意而觸刑網。罪已宣布。即可不殺。非終惟終。亦見於呂刑。即今法律中所用誤犯故犯兩條。

古文字法先後

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言毋監于水。當監于民。多士。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言凡四方大小國亡。莫不有罪可言也。惟我事不貳適。言事我無他住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言我亦知天今大罪于殷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多順臣我。

用供奔走也。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言乃勸慎所施于民。用勸其民以爲法也。罔可念聽。罔念承上文罔念作狂。言不聞其念天也。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言非人何所擇。非刑何所敬。非及何所量也。下文以監非德。言非德以所監也。無世在下。謂無在下世也。此種字句。或古人有此文。或由于竹簡刊刻。有左右順逆讀法之沿誤

朕復子明辟

小爾雅廣謂復白也廣雅釋詁。復語也。周禮大司寇。凡遠近俾獨老幼之欲復于上。大僕掌諸侯之復。小臣掌三公及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先鄭司農云。復謂奏語也。禮記曲禮類有復也。孔子有復于王者曰。是復爲告語。上下皆可通用。即後世章奏中起首數語。臣奏皇上等類之字。程子曰。猶之乎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咸秩無文

周營洛邑于殷地。祭祀用殷禮。殷尚質。故無文。

殷獻民

周營洛邑。遷殷頑民。此後世記載云爾。觀于周人命誥之辭。洛誥曰。殷獻民。多士曰殷遺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曰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曰惟殷先人。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多方曰。爾殷侯尹民。匪惟不敢輕慢。且尊敬之不暇焉。卒之朝歌士族悉徙新都。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以賜魯公。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賜衛侯。其他諸姬受封之始。賜之土地人民。各有所屬。史書不載。莫能詳焉。自是殷宗四散無能拒命。莫克復興。於此可見周公之才之美。

厥圖帝之命不克闕于民之麗

孔傳麗施也。言欲得天命而無施于民也。下文大不克闕。言不能

開施于民。省文也。又慎厥麗乃勸。言乃勸慎所施。倒文也。顧命莫麗陳教。言定施敷訓于民也。呂刑。越茲麗刑。言及此施刑也。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惟是苗民不知刑之施也。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多士弗克庸帝。大淫。句。洗有辭。馬本洗作屑。言不能用帝命大為過惡。且瑣瑣多言也。此云圖天之命。言謀得天命。其意略同。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罔念、言罔念天也。罔念天、即罔顧天也。下文罔可念聽。當作罔念可聽。謂不聞其念天也。開厥顧天。言啓其念天之心也。罔墮顧之。亦罔念于天也。皆反復申明神道殷教之意。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召服在大僚

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時殷士皆不服周。自無肯仕於周者。以夷齊恥食周粟例之。可知也。周公以王命謂之曰。汝又藉口殷王選用夏人有職務在百官中。姑以試之也。今見其無拒命意。成王復告之曰。我有周惟有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言我有周將錫汝恩簡。汝在朝為高官。任汝以事。其勸誘之術。至以盡矣。

三宅

常伯方伯也。常任六卿中之常佐王治者也。準人刑官也。下文宅乃牧與。牧與牧夫。即常伯也。宅乃事與任人與立事即常任也。宅乃準。即準人也。三項貫串而下。實為天子左右負最大之責者。故周公欲言于王。先稱三宅。重視實甚。此一篇為成周官人之書。亦周公親賢遠佞之諫章也。

同

金文中之作舉者。與同字形近。必是此物。而其器殊不可考。若以龜甲文形象證之。疑即帶也。

私家

毋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家从猥得聲。私家即私假。言有所私借於兩造之辭。公之極平之至也。

遠碧樓經籍錄 卷二

澹園書庫

經部二

書類

今文尙書一卷 失名(玉函本)

古文尙書一卷 失名(玉函本)

尙書白文一卷 失名(宋刊巾箱五經本 景宋刊八經本 秦刊宋本 明萬曆五經本 內府家文本又石印本)

商務印書館十三經本 又單行本)

尙書逸篇一卷 失名(玉函本)

尙書逸文二卷 吳江聲(古經解義附刊孫輯本)

尙書歐陽章句一卷 (漢歐陽高 漢學堂本 漢魏遺書鈔本 玉函本 續經解陳氏輯歐陽遺說考本)

尙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漢夏侯勝 玉函本 續經解陳輯夏侯遺說考本)

尙書小夏侯章句一卷 (漢夏侯健 玉函本 續經解陳輯夏侯遺說考本)

百兩篇一卷 (漢張霸 漢學堂本 漢魏遺書鈔本)

尙書孔氏傳二十卷 (漢孔安國 鳴沙石室遺書錄古定尙書禹貢至胤征盤庚中至微子及顧命九行本又國學叢刊本)

古籍叢殘顧命九行本 雲窗叢刻錄古定尙書盤庚至微子洪範至微子之命殘本 聚學軒叢書

李遇孫錄古定尙書釋文附經文本 古經解彙函

陳壽祺錄古定尙書孔傳校字記本 四部叢刊景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宋本 永懷堂本東洋本)

洪範五行傳一卷（漢劉向 漢魏遺書鈔本）
 尚書馬氏傳四卷（漢馬融 漢魏遺書鈔本 玉函本 岱南閣孫氏
 馬鄭注本 又古經解本）
 尚書鄭注十卷（漢鄭元 宋王應麟輯國朝孔廣森補 學津本 岱
 南閣孫氏馬鄭注本 函海本 通德遺書本 鄭氏佚
 書本）
 尚書略說注一卷（漢鄭元 鄭氏佚書本）
 尚書鄭注釋二卷（焦循 焦氏叢書本 續經解本）
 鄭氏古尚書證詁十二卷（李調元 函海本）
 禹貢鄭注略例一卷（何秋濤 續經解本）
 尚書王氏注二卷（魏王肅 玉函本）
 尚書集注一卷（晉李暉 玉函本）
 古文尚書音一卷（晉徐邈 玉函本）
 尚書群經注一卷（晉范甯 玉函本）
 尚書劉氏義疏一卷（隋劉焯 玉函本）
 尚書述義一卷（隋劉炫 玉函本）
 尚書顧氏疏一卷（隋顧彪 漢學堂本 漢魏遺書本 玉函本）
 尚書釋音一卷（時代姓名失考 古逸叢書景蜀大字本）
 尚書正義二十卷（唐孔穎達 擇是居復宋本 嘉業室復宋單疏本
 北京圖書館刊單疏尚書正義題本 汲古閣本
 阮刻十行附校勘記本）
 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 金壺本 傳鈔庫本）
 東坡書傳十三卷（宋蘇軾 學津本）
 尚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 通志堂本）
 鄭敷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 球塵本 經苑本 榕園本 抱經樓
 鈔本）
 禹貢指南四卷（宋毛晃 聚珍本 閩本 榕園本）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宋程大昌 通志堂本 指
 海附圖本 鈔本）
 尚書講義二十卷（宋史法 鈔本）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宋夏侯傑 聚珍本 閩本）
 禹貢說斷四卷宋傅寅（聚珍本 閩本 通志堂本 金壺本 守山
 閣本 金華叢書本）
 書說三十五卷（後十三卷宋呂祖謙撰前二十二卷其門人時瀾增修
 通志堂本 金華本）
 尚書說七卷（宋黃度 通志堂本）
 五誥解四卷（宋楊簡 金壺本）
 黎齋家塾書鈔本十二卷（宋袁燮 傳鈔文瀾閣本）
 書集傳六卷（宋蔡沈 乾年七年巾箱本 萬氏刊本 金陵書局本
 江西局宣紙印本 書經旁訓四卷本）
 尚書精義五十卷（宋黃倫 經苑本）
 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涇 聚珍本 閩本）
 書古文訓十六卷（宋薛季宜 通志堂本）
 書疑九卷（宋王柏 通志堂本 金華本）
 洪範統一卷（宋趙善湘 球塵本 函海本 經苑本 榕園本
 抱經樓鈔本）
 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 聚珍本 閩本）
 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宋魏了翁 蕭穆校鈔本 蘇局本）
 尚書集傳或問一卷（宋陳大猷 通志堂本 續金華本）
 尚書詳解十三卷（宋胡士行 通志堂本）
 尚書表注二卷（宋金履祥 率祖堂叢書本 十萬卷樓本）
 書纂言四卷（元吳澄 道光刊全集本 通志堂本）
 尚書集傳纂疏六卷（元陳櫟 通志堂本亦在永樂大全內）
 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 學海類篇本 金華本）

傳書輯錄纂注六卷 (元董鼎 通志堂本)
 尙書通考十卷 (元黃鎮成 通志堂本)
 書禁傳勞通六卷 (元陳師道 通志堂本)
 讀書管見二卷 (元王充耘 通志堂本)
 書義主義六卷 (元王充耘 粵雅堂本)
 書義矜式六卷 (元王充耘 傳鈔文淵閣本)
 書集傳音釋六卷 (元鄒季友 祝氏刻本)
 書義斷法六卷 (元陳悅道 傳鈔文淵閣本)
 定正洪範二卷 (元胡一坤 通志堂本)
 尙書纂注四十六卷 (元王天與 通志堂本)
 尙書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義 通志堂本)
 書傳會選六卷 (明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等奉敕撰 明刻本)
 書傳大全十卷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 明萬曆本)
 尙書說要五卷 (明呂枬 惜陰軒本)
 尙書考異五卷 (明梅鸞 平津館六卷本)
 尙書疑義五卷 (明馬明衡 傳鈔文淵閣本)
 尙書日記十六卷 (明王樵 明崇禎本)
 尙書砭蔡編一卷 (明袁仁 學海類篇題尙書蔡傳考誤本 翠琅玕本 抱經樓鈔本)
 書經疑問十二卷 (明姚牧 五經疑問本)
 尙書辨解十卷 (明郝敬 湖北叢書本)
 尙書注考一卷 (明陳泰交 海山仙館本 碧琳琅館本)
 尙書疏行四卷 (明陳第 傳鈔文淵閣本)
 禹貢副墨四十四卷 (明楊肇芳 崇禎四年本)
 禹貢圖注不分卷 (明艾南英 學海類編本)
 濟範明義四卷 (明黃道周 石齋九種本)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御定 殿本)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六十二年王項齡等奉敕撰 江
 西書局宣紙印本)
 欽定書經圖說五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奉敕撰 石印本)
 尙書近指六卷 (孫奇逢 全集本)
 書經稗疏四卷 (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昭代叢書本)
 尙書引義六卷 (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禹貢正義三卷 (曹爾成乾隆丙寅刊本)
 尙書古文考一卷 (陸隴其 學海類篇本 昭代本 賜硯堂本 遜
 敏齋本 懋花庵本)
 尙書古文疏證八卷 (閻若璩 同治六年錢塘汪氏刊本續經解本)
 古文尙書勤王師三卷 (日本人山本信有 倭刊本)
 古文尙書冤詞八卷 (毛奇齡 西河合集本)
 尙書廣德聽錄五卷 (毛奇齡 西河合集本)
 舜典補亡一卷 (毛奇齡 西河合集本 珠塵本)
 禹貢長箋十二卷 (朱鶴齡 原稿本)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胡渭 經解本)
 洪範正論五卷 (胡渭 康熙四年本)
 禹貢譜二卷 (王澐 積書巖自刊本 學海類編本)
 尙書解義一卷 (李光地 榕村全集本)
 書經衷論四卷 (張英 全集本)
 尙書古文辨一卷 (朱彝尊 學海類編本 昭代本 遜敏齋本 懋
 花庵本)
 尙書地理今釋一卷 (蔣廷錫 昭代本 借月山房本 澤古齋本
 指海本 經解本)
 尙書約注四卷 (任啓運 光緒庚辰刊本)
 古文尙書考二卷 (惠棟 昭代一卷本 經學叢書本 又單行本
 經解本)

禹貢解八卷（晏斯盛 楚蒙山房本）
 尙書辨疑一卷（劉青芝 傳家集本）
 尙書小疏一卷（沈彤 果堂集本 經解本）
 尙書記疑一卷（王懋竑 讀書記疑本）
 晚書記疑三卷（程廷祚 聚學軒本 續經解本 金陵叢書本）
 尙書可解輯粹二卷（潘相 潘氏叢書本）
 書經詮義十二卷（汪烜 汪雙池遺書本 曲水書局本）
 禹貢會箋十二卷（徐文靖 位山六種本）
 尙書既見三卷（莊存與 味經齋本）
 尙書說一卷（莊存與 味經齋本）
 尙書記七卷（莊述祖 雲自在齋本）
 尙書今古文考證七卷（莊述祖 珍藝官本）
 尙書校逸三卷（莊述祖 雲自在齋本）
 尙書集注音疏十四卷（江聲 原刊篆書本 嶺南叢書篆書本 經解本）
 尙書復案三十卷附後辨一卷（王鳴盛乾隆庚子刊本 經解本 青照堂題古文尙書辨二卷本）
 尙書釋天六卷（盛百工 經解本）
 禹貢三江考三卷（程瑤田 經解本）
 尙書質疑二卷（趙佑 全集本）
 尙書異讀考六卷（趙佑 全集本）
 尙書讀記一卷（閻循觀 文集本）
 尙書義考二卷（戴震 聚學軒本）
 正訛初稿一卷（王麟趾 昭代本）
 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段玉裁 經解本）
 章水經流考一卷（失名 經學叢書本）
 尙書備擬一卷（失名 經學叢書本）

尙書直解三卷（失名 鈔本）
 尙書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孫星衍 平津館本 經解本）
 尙書補疏二卷（焦循 焦氏叢書本 經解本）
 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劉逢祿 續經解本）
 書序述聞一卷（劉逢祿 續經解本）
 禹貢山川考二卷（李榮陛 豫章本）
 黑水考證四卷（李榮陛 豫章本）
 江源考證一卷（李榮陛 豫章本）
 尙書篇第一卷（李榮陛 厚罔全集本）
 尙書考六卷（李榮陛 厚罔全集本）
 尙書札記四卷（許鴻磐 經解本）
 禹貢地理古注考一卷（孫馮翼 問經堂本）
 禹貢注節讀一卷禹貢圖說一卷（馬俊良 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尙書序錄一卷（胡秉虔 滂喜齋本）
 書說二卷（郝懿行 郝氏全書本）
 尙書略說二卷（宋翔鳳 續經解本）
 尙書譜一卷（宋翔鳳 續經解本）
 禹貢分箋七卷（方溶 嘉慶二十五年本）
 唐虞考信錄四卷（崔述 刊本）
 古文尙書辨僞二卷（崔述 東壁遺書本）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二卷（惲敬 咫進齋本）
 尙書古字辨異二卷（李調元 函海本）
 古文尙書考一卷（李調元 函海本）
 尙書未定稿二卷（茹敦和 茹氏十三種本）
 尙書伸孔篇一卷（焦廷琥 積學齋本 廣雅書局本）
 召誥日名考一卷（李銳 李氏遺書本 思賢講舍本）
 書義羣英二卷（張泰編 粵雅堂本）

說文解字集注(續)

東莞鄭師許

半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凡牛之屬皆从牛。

案：段玉裁校改作事也，理也，謂：『牛、事、理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此與羊、祥也，馬、怒也，武也，一例。自淺人不知此義，乃改之云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與吳字下妄增之曰姓也亦那也，同一紕繆。』段說似不可信。徐承慶曰：『段氏因件字爲十九文之一，說文本無，謂牛件也，爲淺人所改，(?)并大牲之訓，亦以爲非，而去之，反用事、理二字分釋，杜撰成文，居然自謂與說文云羊祥也馬怒也武也一例，若許書所本有者，紐合傳會，視淺人之紕繆，殆有甚焉。』牛、件也，條件之件字，源出原始社會以牛爲易中之時，此並非前代淺人所能夢想，實爲確話，極可信。桂馥曰：『大牲也者，本書牛爲大物，賈誼書胎教篇牛者中央之牲也。牛件也者，本書件從牛分也，牛大物故可分。件事理也者，徐錯曰若言物一件二件大則可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也者，本書引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徐錯曰封高起也，漢書西域傳屬賓出封牛，顏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東觀記封牛其領上肉墳起若封然，因以名之。』顧楊森先生申之曰：『凡牛皆有封，領脊高起處是也，然爾雅釋畜之操牛即羣牛，漢書西域傳「屬賓出封牛」，顏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西域傳注)此牛之別一種，今俗呼「幫牛」是也。幫者正即封羣之古音也，以其封特高而得名，不與凡牛同也。』桂馥之說是也。徐顥曰：『古蓋作半、象背視之形，牛羊字皆象牲體，知者以羊篆四足排列也。牛爲物大，故不著其足耳。』金文：師寰敦作半，友敦作半，足

證徐說不誤。段玉裁曰：『角頭三者，謂上三岐者象兩角與頭爲三也。牛角與頭而三，馬足與尾而五，封者謂中畫象封也。封者肩甲墳起之處，字亦作羣。尾者謂直畫下垂，像尾也，羊豕馬象皆像其四足，牛略之者，可思而得也。』王筠曰：『半下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半下云，象頭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羣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羊性然也。牛則各識家而競入矣。故牛之爲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段玉兩說是也。惟王氏誤信妻言，謂中出者象項領形，則殊不足信。

商承祚殷虛文字有半字等字，商氏謂：『說文解字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卜辭中牛字，或从二或从匕，乃象著橫木之形，其文曰十牛，(卷五第四十六葉)曰豐，(同上)知亦爲牛字矣。』商說存參。程樹德謂：『蓋古恆於牛雙角著一橫木，以防其觸人，至周猶然。』其說可信。

釋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彡聲，凡彡之屬，皆从彡。(宋本莫交切，毛本改里之切，段氏從毛本。)

案爾雅釋畜有「羣牛」，羣蓋一聲之轉。段玉裁曰：『今四川雅州府清谿縣大相嶺之外有地名曰旄牛，產旄牛。而清谿縣南抵寧遠府，西抵打箭爐，古西南夷之地，皆產旄牛。如郭璞注山海經所云，背羣及胡尾皆有長毛者，小角，其體純黑，土俗用爲羣，其尾踏之，可爲拂子云，長髦者，謂背羣胡尾，皆有長毛，下文羣字，乃專謂尾也。此牛名羣牛，音如狸。楚語巴浦有犀羣，上林賦羣羣羣，以其長羣也。故史記西南夷傳謂之髦牛，以其尾名髦也。故周禮樂師注，謂之羣牛，以羣可飾旄也。故禮注，爾雅注，北山經，上林賦

注：漢書西南夷傳，皆謂之旄牛。旄，髦，旄三字音同，因之謂旄如毛，非也。據上林賦則旄旄異物，中山經荆山多旄牛，郭曰旄牛屬。『孫詒讓曰：『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旄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注云，今旄牛，背脊及胡尾皆有長毛。又中次八經云，荆山，其中多旄牛。』注云，旄牛屬也，黑色，西南徼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旄旄煥旄，索隱引張揖說與郭璞略同。案旄牛即旄牛，上林賦以旄旄並舉，文人屬詞，不嫌重複，郭張分爲二物非也。』(周禮樂師正義)段，孫二家之說皆是也。本書『旄，旄牛尾也。』徐鉉曰『其牛曰旄，其尾曰旄，以飾物曰旄。』蓋本謂之旄牛因其尾而得名，則謂之旄牛，因其尾以飾物名旄，則又謂之旄牛，且又因其長髦也，故亦謂之髦牛。不過一物四名而已。桂馥獨謂旄牛非旄牛繁徵博引，以足其說，殊不可信。

顧惕森先生曰：『旄旄二字，形近易混。周官樂師釋文曰，『旄旄音毛劉音來，沈音狸，或音羣，字或作旄或作旄。』此旄旄互混，而旄則又旄之形聲俱近，通段字也。(莊子逍遙遊篇作旄牛)玉篇旄，莫交切，又力之反，即已不能定其孰是。本書旄徐鉉本莫交反旄里之反，錯本旄利之反，旄，夢稍反，絃非而錯是。』顧說存參。(未完)

國外通訊

紅海舟中國宴記

國城

在國內總愛吃外國菜，在上海至少要到鄧脫離，爲的是那兒洋味

足點；並非一定是時髦，多少也有點物稀爲貴。在外國可正相反想起「國籍」誰也要垂涎三尺。

八月五號由滬出帆的意郵康梯羅素號載了政府人員大學教授，學生以及其他外國人送往歐洲。途中吃的是外國菜，除了李夫人(石曾)茹素。及一位方先生不慣外，都還吃得來。船過了香港，過了新加坡，過了哥倫布，再來，華僑足跡希少了，大家口味也覺得有點不同，不知係因不見華僑而思鄉味，還是外國菜吃得太膩。罐頭鳳尾魚紅燒牛肉也有人帶，至此竟成異味，揚州蘿蔔頭，更受歡迎，因爲外國菜多是肉食。

國人相遇，總得說聲「能吃一頓中國菜就好了。」一天，那時大概已過孟買晚餐時我們正在吃四川榨菜，又談起這個問題，李氏隨員潘先生說「李先生本想請大家吃頓中國菜，覺得此事不易成功，我們也是如此想。」但是他今晚要和船主商酌」一線希望全寄於此。

第二天晚餐時，第一句便問潘「成功嗎？」「船主是答應了，材料恐怕不全。中國菜除了醬油，還成什麼？我們便難得一滿」大家又討論了，終於想出個辦法「洗衣工人是甯波人，也許他們有」「倘是連他們都沒有，我們有的是罐頭醬菜，多開幾罐，那醬汁拿來做菜，在國內也是少有」第三天又談這問題了，醬油甯波人沒有；並且廚司只會做外國菜。完了，這還有什麼希望！

天無絕人之路，聰明的船主，終於在二等艙廚房中找到一個甯波人，既會做菜，又有醬油。」

倘是全用外國菜的材料做，弄來弄去都是「牛爲貴」，還不是變相的外國菜？也許是李夫人茹素的緣故，帶的素食罐頭很多，都拿來用了，香干，豆腐，蘆筍等等都有了，筷子似乎也不能少。李夫人帶十餘雙，方先生帶五雙，其餘的大家來湊，筷子也不成問題了，船主更會湊趣，特做了書形蛋糕一大塊，請李先生題字，

他取了「同舟共濟」題「共濟」二字，「濟」字筆畫太多，洋人摸不清，乃改「互助」二字，「風雲際會，猗歎盛哉！」

盛宴，更其是如此難得的盛宴，知單是少不了。是在八月二十三那天，我們已到紅海，方潘二先生拿了賈宜信箋寫的季先生夫婦具名的知單，又拿了一枝毛筆，到處邀請。知單也新奇，有姓無名，各人得自己去填，說是留為紀念。填的字各體皆備，有一位想是過分歡悅，將「敦陪」誤寫成「敬啓」，也是另具一格。

船例午餐在下午一時開：為船家便利起見，盛宴開在上午十二時，地點是在頭等艙音樂廳。雖說不上「入境問俗」，終免不了外國風味。桌子是排成外國樣子，滿鋪假花。酒盃是高脚大盃，談不上「淺斟低酌」又來一盃水，這也是咱們國內所沒有；有了筷，又有刀叉，也許是調和中西文明。每人又有一個小碟，並不是將我們當小孩看，望下看便知。

瓜子，冷盤分佈桌中。每人一方布，當然也是免不了。瓜入座了，兩位女客——黃女士劉夫人——當上座，李先生，李夫人主座，其餘便雜坐了。李先生先演說。大意是說的互助，後來席終我們舉行先生答辭也是「互助」，這且不詳說。

餐桌是一長列，舉手齊向桌中心取菜是辦不到，必到要「攔」在面前小碟內，再用筷吃，用刀叉也不禁止。穿禮服的侍者，將菜一盤一盤的送來，吃是不難，傳遞却是不易。末了飯來了，是一大盤飯擱在桌中，倘是仍須傳遞，那真麻煩，要用碗，那有碗來？洋人是不作與那套。大家正在為難，侍者來分派碗了，什麼碗！乃茶盃也，互相視而笑，覺得也新奇。飯後來稀飯，也很普通，稀飯後又來一碗（其實是一盃）索粉湯，這真不知是中西。愈來愈不像了，「互助」蜜餞，蛋糕，水果，茶（幸而不是咖啡）那些洋套兒都來了。久不得鄉味，各人自是大嚼一餐，滿載而歸。飯後是拍照。

耕的人未必是吃的人！這是老例。尤其是這次覺得那位廚師，太忙了。要做後台總管，又要做前場提調。差點兒，就要不對，那些洋侍者，那裏見過中國味兒，累得那位廚師時時要來指示，譬如飯碗吧，洋人就不懂得飯要用碗，飯盤早已送來，直等廚師前來指示，纔來分碗，差點兒也許要學印度人用手了。所以主人很感謝廚師張先生。

餐畢是什麼情形，只要勿忘這頓盛宴是在江海享受便可領略我們汗流浹背的休休有容了。最後，再說一件餘興，便是窗外有幾個未見過世面的洋人，在那兒偷看。

說 林

日本漢學家眼中所見我國平民文學發達的障礙

鄭師許

在三年前著者在滬上各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偶然翻閱日本出版界所有的各種支那文學史，在日人宮原民平著的支那小說戲曲史概說第一章看到一節論及我國平民文學發達的障礙，說得頗為中肯，當時即為譯出，寫在我的尊漢閣日記中。宮原民平氏為彼邦拓殖大學教授，雖為初露頭角的學者，然他的觀察頗為切實，足供我國研究文學史者的借鏡。今日偶檢日記，特為錄出，以告國人，於學問之道，不無少補云耳。

在中國的文學之中其發達最遲的，算是小說與戲曲了。中國文字的創造，至少有四千年的久遠。（若據黃帝時史官倉頡創造文字的傳說，足有四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因而中國的詩歌文

章，從上古已有很顯著的發達，其所謂修辭，所謂思想，自吾人今日觀之，其雄偉壯麗，有不少可驚之處。但是在小說或戲曲方面，頗感貧乏。其實說來，從純文學的立場來看，小說戲曲是從元代（一二七七年——一三六六年）以後起來的；在其前，雖說是沒有，也不為錯。

為甚麼中國的小說，戲曲，發達這樣遲呢？我認為它的原因，有左列的五項：

- 一，中國人的現實的性格，
- 二，儒教思想，
- 三，科舉的制度（官吏任用試驗），
- 四，文字的困難，
- 五，言文的不一致。

一，中國人的遠古的居住地，為黃河流域。在這箇地方，人民游食於其間，自然的恩惠不豐，所以住民自然要勞役於耕作。因為日常生活的迫促，所以不得不留心勞働；因而沒有耽於空虛樂於冥想的餘裕。無論何種事業，須與現實的生活，有直接的利害，才可以引起住民的注意。像這樣，所以雄偉的小說戲曲不能產生。

二，儒教為黃河流域住民的特產，最富現實的道德思想，以孔子為其代表的人物。在儒教思想中，凡是它的所謂道德，莫不算是保持現世羣衆生活的秩序的東西。像那荒唐不稽之談的小說戲曲，正在所謂不語的怪力亂神之列，從孔子及其學徒看來，這是於世無益而有害的。

三，中國人的理想，是以陞高官，治天下，顯揚身家，流名後世為目的的。因而不得不先入仕途，欲入仕途，不得不先應科舉。科舉乃是採取文官必要的資格的試驗。這種制度自唐代以來直至清末，——其內容雖有多少變更——都繼續存在。要之，儒教可被解釋為對於中國皇室最為便利的東西；可以說是使天下讀書之

士，埋頭埋腦於古人的糟粕之中，不暇計較其他的一種手段。故其字句之構成要極巧妙，記憶力要極強健，乃足以操勝算；所以偉大的思想家，非凡的政治家，已被塞其用世之途。假令小說，或戲曲，要具有充分的才能之人，乃優為之；則這種才能，已為科舉消磨淨盡。

四，漢字不獨字形複雜，而且為數實多，平常使用的文字，也在一萬左右。因為這樣，所以文字教育，不能普及於一般民衆。一般民衆得以讀書識字的，為數甚少。因而被稱為平民文學的小說戲曲，它的愛好者或贊助者之民衆，多數是不識字的，所以這種文學不能發達。

五，小說戲曲，因為其本身是平民文學，所以它的敘述的通例，是採用當時的口語文字，或是雅俗混合的文字。凡是新的，自由的思想，以古文體發表出來，是很不適當的；所以各國裏稱為小說戲曲的名著，大抵就是當時的口語，或近於口語的東西。然在中國以一種崇古思想的緣故，便過度的尊重古文，不重口語。況且從來的皇室，以尊重古文為其統治的一種手段，有利用它以維持階級制度的傾向；所以同一「人類之死」的「死」字，又叫做「崩」，又叫做「薨」，又叫做「卒」又叫做「死」；像這箇，在口語裏，並無多大區別，在文章裏，如不區別清楚，則不得謂之文章。所以在這種朝野上下尊重古文的習慣中，稍為認識一點字墨的人，皆爭以書寫文言體的文章為事，對於口語體的文章，便不屑道，因而口語文之發達便遲，而小說戲曲的進步便不可得見了。

這段文在三年前譯下來，寫在日記中，本來不要發表的，尤其是著者在近三年中專任文字學金石學的功課，更不願再彈此調了。不過在這二年來我國的學術界依舊一樣地不長進，坊間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依舊地是中國文學家人名大字典或中國文學書

目錄一類的書籍爲多，於各種文學發生或盛衰的原因或背景，從不解釋的。所以把它發表出來，仍然可以供給一般人的參考，所以便把它發表了。

先秦時代之女子文學(續)

天

鄭風的柏舟，毛傳說「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持我特。之死矢靡靡，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還有相鼠一詩，白虎通以爲妻諫夫之詩，但作者未詳。

載馳，毛傳說：「許穆公夫人作也。聞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悲其故國的滅亡，而又感歎女身之無用，根於這種天性，故其言甚真實。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言采其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

我行其野，芣芣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衛風碩人毛傳說，「閔莊姜也。莊公感於嬖妾，使驕上僂，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故國人閔而憂之。」左傳也是這樣說法的。

劉向則以爲莊姜的傅母所作，莊姜爲齊東宮得臣之妹，衛莊公之夫人，因其無子，養其嫡戴嬀所生之子，其後立以爲桓公。公子州吁殺桓公莊姜爲古今所罕見之才色兼備的一婦人；她的身世殊屬可憐。但據列女傳，其初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後依傅母的教訓，痛改其非。在劉向的說法，傅母因爲欲曉諭她的原故，所以作是詩云：

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騶？朱憤鑣鑣，霍旆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饋餉發發，蔞蔞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竿，毛傳說，「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上文所見的泉水之衛女，思念父母而願歸甯；竹竿之衛女爲因不見答而思歸甯；小序所寫的，這一點頗值得注意咧。

河廣，毛傳說，「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她歸宗之後，聞其所生之子，新爲國君於宋，必欲往見，因爲義絕不能往詩云：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未完)

新聞大事記本期暫停